晉察冀日報
（抗敵報）
第一一三六期　定價：每份零售一角（按期計劃郵寄在內）（本日出版二大張）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創刊　地址：晉察冀邊區

建屏宣教會號召幹部細心閱讀本報

建屏訊：縣宣教會最近號召全縣政民幹部，克服讀報中的不良偏向，並發起愛護晉察冀日報運動，廣泛展開通訊工作，具體指出了讀報中的不良偏向：一、只看標題，不看內容。二、只看國際新聞，不看國內和地方新聞。三、既不耐心看大篇文章。四、發現問題不討論，又不研究。五、不愛護報紙，對報紙的內容，一定要看，克服辦法：一、如工作忙，一時間實在不允許時，可以集體讀報，首先讀社論和國內外大事，其次讀地方新聞。二、成立讀報會，每星期至少在公餘時間讀報二次，不占學習時間。三、將報紙讀完後，提出問題討論，紀錄交宣教會。四、聘請縣長、田集中同志每月一次或兩次的時事報告。五、大家一定都要愛護報紙，反對亂撕亂包東西。六、把報上的材料，作為幹部學習材料的一部份。七、所有縣區村幹部都要給晉察冀日報寫稿子，更進一步提高他們對日報的關心和熱愛。八、指專人裝訂保存報紙。（曲清）

冀東我軍又傳捷報
唐山豐潤附近兩次激戰
斃傷敵偽共達六百餘名

軍區三月一日電報：冀東我軍於二月十二日丁各莊戰鬥勝利後，敵偽惱羞成怒，遂抽集兵力企圖報復，十八日我軍即進至唐山西之新集屯地區，拂曉在南坨南青坨一帶與敵偽千餘接觸，激戰終日，敵偽陸續增援，我乃於下午八時轉出，此次戰鬥共斃傷敵偽二百七十餘名，俘偽軍四名，繳步槍二十三枝，我傷亡四十名。十九日晚我軍某部在豐潤北之東水頭馬宗峪一帶與敵激戰兩晝夜，二十日敵曾以千餘之兵力對我猛攻，我憑險頑抗以手榴彈將敵擊退，至晚敵偽增至四千餘對我層層包圍，我終以猛烈動作突圍，現已安全轉移。此次戰鬥敵偽共傷亡三百餘名，我傷亡二十餘名，繳獲輕機槍一挺，步槍七枝地圖兩份其他一部。

邊委會公佈三十二年度文化教育的方針與任務

本報訊：邊委會教育處確定之民國三十二年邊區文化教育建設的方針與任務，其綱要如下：

甲、工作方針：加緊整頓鞏固區教育工作，堅持與開闢游擊區近敵區教育工作，從政治上、思想上動員全邊區人民，堅定克服困難的決心，和爭取勝利的信心。粉碎敵偽的奴化教育、反動宣傳及一切陰謀策施。廣泛團結抗日的知識份子文化人，積蓄力量，準備迎接新時期的到來。

乙、具體任務：一、調整幹部，健全教育行政領導機構，加强視導工作，密切上下級的聯系，克服各自為政的現象。與自由主義的作風。要做到有意見隨時反映，發現問題迅速解決。貫徹教育政策法令。堅決執行上級的決定與交付的任務。

二、指導政府附設的出版機關，有計劃的印製各種教材課本，普遍發行辦法，保證學生都有書可讀，並根據教學經驗逐漸修訂課本內容，使更適合於邊區農村的實際需要。

三、開辦[illegible]期師範學校，培養新小學師資。普遍舉辦假期師資訓練或講習會，加强現任教師的業務學習與工作指導。穩定教師的工作崗位，反對[illegible]事調動，逐步提高小學教師質量與工作情緒。並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與適當的改善教師生活。

四、轉變小學教師對兒童的觀點與作風，改造生活指導，實施民主教育，啓發兒童的積極性與創造性，轉變單純教死書的方法，實行教學做合一、做教學做密切聯系，三位一體的教學方法，培養兒童的思考能力與工作能力。

五、在鞏固地區縣份，加强督促學童入學，鞏固在校兒童，並各選一個足以代表全縣一般情形的中心小學區，為實驗學區，負責實驗各種不同的學校組織形式，教學編制，以及教學方式方法。如全日制，半日二部制，隔日二部制，巡迴教學或導生制，分組教學以及單級複式，或多級單式等方式。根據不同的社會地理環境，一一求得具體解決辦法，以便普遍採用。

六、略。

七、配合邊區子弟兵，各團體、文化人，齊一步調，加强對邊區人民的宣教工作。

八、在各級學校及民衆學校中，除一般的識字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外，並隨時注意氣節教育，政策法令教育，生產教育，衛生防疫教育。

九、邀請學術團體，科學專家，幫助編輯中學小學師範各種教材。號召文化團體，文藝工作者，寫作現實的，通俗的科學讀物，故事小品，寫作兒童讀物，兒童歌曲，協助政府開展鄉村文化娛樂工作。

十、廣泛團結邊區抗日知識份子文化人。

團結復國

朱德

本月一日為朝鮮「三一」革命節，朝鮮獨立同盟延安支部特舉行莊嚴之紀念會，解放日報則出版「朝鮮三一運動特刊」，有朱總司令、李延祿將軍及朝鮮革命領袖金白淵先生之紀念文。朱總司令之文題為「團結復國」。內稱

從朝鮮亡於日本以來，已經三十餘年，長期處於日本帝國主義殘暴統治下的朝鮮民族，曾不斷的進行了勇敢的反抗。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的全國抗日示威運動和武裝鬥爭，尤其為朝鮮民族解放鬥爭寫下了光輝燦爛可歌可泣的史篇。先烈們的英勇反抗和犧牲精神，永使朝鮮人民為之興奮鼓舞，「三一」的革命精神被朝鮮民族承繼下來，直至今日，最近在朝鮮國內還不斷爆發着反戰鬥爭，反對志願兵制度的鬥爭，和各種反抗事件。

在中國境內，流亡我國的朝鮮人民，直接參加了抗日的武裝鬥爭。「九一八」後，千百的朝鮮志士參加了東北抗日義勇軍，十一年來與中國同志一道堅持了艱苦的抗日武裝鬥爭。「七七」以來，朝鮮人民援助我國抗戰，許多朝鮮志士已為抗日事業和中國的解放貢獻了他們的生命，這是我們中國人民永遠不能忘記並深為感謝的。

然而我們必須指出，朝鮮人民的革命力量還未有真正發動，革命者內部派別分歧，未能團結一致，弄得僅有的革命組織也渙散無力，這是一切朝鮮革命者所必須努力克服的。

朝鮮革命組織中的這種分歧，一大部份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所製造的，以軍事手段佔領他國為特徵、有了七十年侵略和統治其他民族的歷史的日本帝國主義，是世界上最為老奸巨猾詭計多端的特務國家，他們不但善於在被侵略國家內部組織第五縱隊，破壞其抗戰，而且善於在革命隊伍中培植自己的內奸，披起革命的外衣，製造各種派別糾紛，來破壞革命的組織。這值得加以十分警惕！今天一切朝鮮革命者，都應當以建立廣泛的抗日復國的朝鮮民族統一戰線為職責，大家不分黨派、宗教，團結一致，腳踏實地的進行團結教育朝鮮人民的工作。沒有長期的認真的實際工作，沒有朝鮮人民的一切革命力量的廣泛的團結統一，是無法進行有效的抗日復國的鬥爭的。也只有這樣真正為朝鮮人民的利益進行鬥爭和擴大的朝鮮人民有[illegible]內相[illegible]的[illegible]派，才能為朝鮮民族所擁護，成為朝鮮民族的領導者。任何派派如果自命為朝鮮人民的領袖，不到人民中去工作，爭奪領袖的稱號，他便一定成為一敗塗地的可憐虫。

今天在朝鮮國內，有承繼「三一」革命傳統的朝鮮人民；在中國的淪陷區，有二三十萬的朝鮮移民；有中國有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日益勝利的有利形勢；有中國抗戰軍民對於朝鮮民族的直接的同情援助，這是朝鮮抗日復國的最好時機，我希望朝鮮一切抗日復國的志士警惕日寇的內奸陰謀，克服自己隊伍內部的分裂傾向，腳踏實地，深入到朝鮮人民中間，為了建立抗日復國的朝鮮民族統一戰線進行艱苦的工作。

邊委會指示今年春學任務
加强政治與生產教育

本報特訊：目前北嶽區冬學業經結束，邊委會以民衆教育應繼續開展，從思想上行動上動員羣衆，準備力量，爭取今年反攻的勝利，特決定在冬學基礎上建立春學。春學教育的主要任務是政治教育與農業生產教育，兩者密切聯系，以提高廣大人民農業生產技術與生產熱忱，積極展開春耕運動，教育群衆堅決反對敵寇掠奪糧食的陰謀，識字教育也要貫徹這種精神。春學自三月一日開始，至五月底結束，三月份以每兩天上課一次為原則，全月共上課十五次，四五月份以每三天上課一次為原則，全月共上課十次，每次上課時間為一點半鐘，在早晨中午或晚上，由各村根據具體情形決定，自願增加上課次數者亦可。春學課程分常識課與識字課兩種，常識課包括農業生產常識與政治常識，教材均由邊委會編發樣本，識字課仍用民衆識字課本，繼續冬學進行。上課次數：三月份十次常識課，（五次農業生產常識，五次政治常識。）九次識字課；四五兩月份常識與識字課每月各進行五次。至於識字教育的年齡，為了顧年長者的學習情緒較差，農忙勞累，不易堅持學習，在春學期間，可適當降低識字教育的年齡，男子為十六歲至三十五歲，女子為十五歲至三十歲，但農業生產教育與政治教育的對象，則必須擴大範圍，最低男子至四十五歲，女子至三十九歲。並且不論識字課或常識課，均可配合政治動員，加以適當強迫。惟春學教育是在春耕期間進行的，並不是農閒教育，根據去年的經驗證明，普遍建立是有許多困難的，邊委會為了不致使春學教育落空，並決定各縣必須選擇冬學基礎較好的村莊建立春學，建立的條件與數字，亦由各縣具體規定。

又訊：冬學結束時，邊委會並指示各縣按冬學教育實施大綱的規定，選拔冬學模範教師，大縣五個，小縣三五，將來由邊委會評定，擬取甲等五名，乙等七名，在選拔模範教師外，並普遍進行冬學教師鑑定，不稱職的教師，可以分[illegible]。學校常識課由小學教師兼任，民校教師只任識字課，待遇上經縣政府批准，可以免除抗戰勤務之一部。（林淩）

敵寇勞力不足
教員學生都要做苦工

北平十九日電：在敵寇指使下，華北偽教育總署擬於本年度將各大中小學校變為「集中營」，實行所謂「勤勞服務訓練」。先將高小初中學生編為少年團，高中以上學生編為青年團，嚴格實施「集團訓練」，清除一切「不良」思想，完成所謂「心理建設」，並具體規定本年度學生勤勞服務之重點為協力食糧增產，與修路架橋等事項。敵寇為達到奴役學生之目的，更將「勞動服務」作為正課，教職員要以身作則來倡導，敵寇企圖解決其嚴重的勞力不足問題，除迫令其國內青年兒童走入農場工廠，現正實施奴役華北敵佔區青年兒童之陰謀。

俾斯麥群島海面 日寇强大護航隊 遭盟機猛襲覆沒

損失艦船廿二艘飛機五十五架 圖增援新島敵軍萬餘葬身魚腹

西南太平洋盟軍總部三日台電：據三二六號公報稱，新不列顛島方面俾斯麥羣島之海戰已達於決定時期。我方獲得完全勝利，並可臆斷敵方遭受重大損失，其全部實力已被毀。該隊原有船隻廿二隻，包括運輸艦十二艘，巡洋艦或驅逐艦十艘，總噸數約達九萬噸，現皆已沉沒或在沉沒狀態中。敵空軍齊集掩護該隊海軍，其中泰半或被毀或被驅散。作戰結果，其中五十五架被擊落，其餘受創者若干架。敵地面部隊據估計約一萬五千人往襲新幾內亞，亦幾被我盡數殲滅。該隊護航艦隊原有船隻十四艘，午後另有其他船隻八艘動身。我各種類型之空軍整日連續轟炸敵方，敵艦連續被我機低飛投下重磅炸彈擊中。敵空軍之掩護力量漸次削弱，敵軍漸次潰亂，至最後陷孤立者，均無處逃奔，被我機逐漸殲滅。我方損失轟炸機一架、戰鬥機三架被擊落，受傷者數架均飛返原地。我方決定性之勝利已使敵方受重大影響，至少敵方之戰略計劃，暫時已完全解體。」

西南太平洋盟軍基地四日路電：麥克阿瑟將軍之大捷，已使珊瑚海之海戰勝利為之失色。此次大捷為西南太平洋敵所受之最大打擊。澳洲所受之威脅，已因此消除一部。據盟軍總部發言人稱，盟機在二十四小時內向敵護航隊投彈共達一百餘噸。美機用於投射敵輪之炸彈即達一萬七千發。盟機於昨晨十時開始攻擊，甚至低飛至於船桅，向下攻擊予敵以重大之損失。敵艦輪六艘中彈，其中大部為數千噸之貨輪，各輪均起火。有五千噸之巨型運輸艦一艘於中彈後二分鐘內沉沒。另巨型驅逐艦一艘中二彈，黑煙上升達一萬五千呎。

英聯社三日合電：海部今日公報：北太平洋方面，美機曾冒惡劣氣候對吉斯卡島日軍陣地各處作九度之轟炸。前此我機共投下炸彈百餘枚，擊落敵機十架、美機未有損失。

塞夫以西 紅軍續克奧勒尼諾

莫維兩城間幹綫上敵全部被肅清 斯摩稜斯克已在紅軍威脅中

蘇聯情報局四日特別公報稱：「塞夫以西，我軍繼續展開攻勢，克復重要車站奧勒尼諾與吉爾托崖諾。（奧城在塞夫以西鐵路綫上，距塞夫西約五十餘公里。）由莫斯科經過塞夫至維亞茲馬的鐵道幹綫上的德軍，已被完全肅清。奧勒爾區，總一度淪陷之塞夫斯克。庫爾斯克區，紅軍克復蘇[illegible]者。」

塔斯五日電：「一九四一年秋，德軍進攻塞夫，他們盡最大的可能把這個城改變成為他們此後攻勢的要塞。經過十八個月綿延不斷的戰鬥，為着扼守通達他們後方的一條唯一鐵路，德寇犧牲人力總在數萬以上。數日以前，我某部配合砲隊，開始向該城作最後的一擊，由城東南沿廣達十公里的戰線發動。這一出擊完全出敵意外，敵人全綫潰退。城區連伏爾加一帶的敵人完全被我軍肅清。我主力乃從東南兩個方向，直逼城區；同時在塞夫西的我軍，也沿廣闊的前綫向伏爾加進逼，其右翼直至塞夫—維里基洛基鐵道綫，左翼則從後方包圍城區。這時德軍因感於有遭受全部殲滅的可能，纔開始潰退。經過激烈的巷戰，三月三日的黃昏，塞夫全城的敵人被肅清。」

路透五日電：「由於紅軍在莫斯科及烏克蘭的攻勢的勝利，希特勒的東綫從斯塔拉雅羅莎到奧勒爾已經形成了一個極度的曲綫。克復塞夫以後的紅軍，在向斯摩稜斯克挺進的途中，克復了十一個新的城鎮。據估計，希特勒在莫斯科正面，將要集中七十個師團左右的兵力，來捍衛他的斯摩稜斯克防綫。這裏的全綫工事，都是最近代化的。」「在塞夫陷落以後，中路德軍的主要根據地，斯摩稜斯克已經在紅軍威脅之中。」

路透五日塔斯電：「羅斯多夫以西，伏羅希洛夫格勒西南，頓內茨盆地，庫爾斯克西北，羅界夫區（庫爾斯克以西，與塞夫在同時被紅軍收復），紅軍都有新的進展。卡爾料夫以西，紅軍收復十五個新的城鎮，塔根羅格入口的地方，蘇軍突破德軍防綫。」

突境盟軍南北並進 兩路前鋒業已會合

地中海英潛艇毀敵船十六艘

新華社延安三日電：北非盟軍總部消息：盟軍佔領斯貝特拉後，繼續南下進攻卡夫沙，其先頭部隊刻與第八軍斥堠隊會合。另訊：卡薩林戰線會由隆美爾親自指揮。

（本報特譯）倫敦四日路電：北非盟軍總部今日發表公報稱：突尼西亞北部，錫及那尼區繼有戰事，敵方償付重大代價後稍獲進展，其他區域軸心反攻都被擊退。馬雷斯區以東，軸心步兵之前進已被盟方輕裝甲部隊所擊退，戰事經過圓滿。但敵方仍在該區繼續增兵中。突境盟機活躍，昨日曾襲突尼斯機場、加增斯區登陸地點、北部敵方陸上目標與南部軸心交通路綫。

（本報特譯）開羅四日路電：英第八軍再度西進之準備已告完成，現已進入行動時期。斥堠部隊正忙於試探馬雷斯綫之實力。

（本報特譯）倫敦四日路電：英海軍部公報宣稱，英潛艇在地中海區域續沉軸心船舶七艘、毀九艘。戰事發生於意海岸、蓋諾斯灣及意南部海外等地，被沉毀船隻包括大型油船、大型運輸艦等。

英空軍猛襲漢堡

德機對英報復轟炸

（本報特譯）倫敦四日路急電：據官方發表，昨晚皇家空軍猛炸漢堡，並在荷蘭境內德空軍根據地上空擊毀襲英之德機。英機十架失蹤。

（本報特譯）倫敦四日路電：英空軍部公報稱：昨夜敵機兩次來襲英本土，第一批敵機約為三十至四十架，一部突入倫敦市區上空，第二批實力較小，並少有到達倫敦者。

芬發行「國家公債」 人民拒絕購買

新華社延安二十七日電：塔斯社赫爾辛基訊，芬蘭今年年初發行之國家公債，購者僅百分之十強，雖採取各種強迫措施，人民仍拒絕購買。所有不能售出之公債業已分配至各機關團體主要是儲蓄銀行，後者企圖將公債分配與存款人，但遭遇有組織的抵抗，大多數銀行存款之流入已完全中斷。

土墨軍事代表團 將參觀北非戰場

安哥拉二十八日合電：土軍事代表團，包括上將二人及其他高級參謀多人，即將赴北非戰場參觀，或至突尼西亞。

墨西哥城二十八日路電：墨西哥軍事代表團，短期間即取道巴西及達喀爾，前往北非。

希特勒的「總動員法」 在絞殺歐洲的人民

羅

（本報特譯）伊斯丹布爾四日塔斯電：布加勒斯特來人談，雖然羅馬尼亞當局的通訊檢查極嚴，但東綫羅軍大量傷亡的消息，仍是雪片一樣地飛到羅境。羣眾的面前。羅馬尼亞的宣傳當局，對這一點已經感到無法再繼續隱瞞下去。到現在為止，羅馬尼亞的老百姓，差不多沒有一家沒有在前綫上死亡掉了的親屬或戚友。「現代新聞」已經非正式地承認了由安多尼斯哥送到前綫去的羅籍士兵的大量死亡的事實。該報悲觀地說：「一想起俄國，馬上便聯想到從敖德薩到高加索這一條冗長的大道上無數的羅馬尼亞人的墳墓。」

（本報特譯）日內瓦四日塔斯電：此間所得的消息稱：「在布加勒斯特的車站上，最近曾發生婦女與警察嚴重衝突的事件。因為火車上有許多士兵即將開赴前綫，他們的母親和妻子，在車開之前，一齊站到火車頭的前面，不叫火車開動。警察於是用武力解決，結果婦女多人受傷。同樣事件其他地方也接連出現；以至於現在車站上，不是離埠的旅客，一概都不許自由進去了。」

芬

（本報特譯）斯德哥爾摩四日塔斯電：前幾天芬蘭「烏西索米報」發表論文，承認芬德之間確有秘密協定訂立的情事。該報認為：「這一點正是表示芬德關係，在極度密切之中。」可靠方面稱：這所謂「密切」，只是希特勒與馬諸漢之間公認芬蘭今天已經是斯堪的那維亞半島諸國的牛耳這一點罷了。去年，馬諸漢拜訪希特勒統帥部的時候，會答應以若干芬蘭士兵，聽候希特勒的自由調遣；這一點，使得希特勒激然地答應了馬諸漢說：「在戰爭完了以後，希特勒承認芬蘭是斯堪的那維亞半島上的盟主。」而成為希特勒在北歐的一個得力的憲兵。

挪

（本報特譯）日內瓦四日塔斯電：德國在挪威的實施「總動員法」，據瑞典「國民日報」評論說：「德國這個步驟，是近幾世紀佔領者對淪陷區的民眾最毒辣的直接干涉到他們的生活的，一種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步驟。當吉士林奉命推行這個總動員法的時候，實際上，不僅是使得挪威民眾在物質上感到困難，在他們的態度傾向今日的盟國的心情上，也是一個嚴重的打擊。」

丹

（本報特譯）斯德哥爾摩四日塔斯電：哥本哈根通訊，在東綫被打垮了的所謂「丹麥」義勇軍團指揮已經遣返哥本哈根。德國人已經訓令克勞森在丹麥實施新「總動員法」，趕緊把這個軍團的缺額補夠。這個軍團的指揮，則已被委任為「動員法」實際上的推動的人。據可靠方面的消息，那送到東綫去的丹籍軍隊，恐有編到德國黑衫團裏去的可能。

國內外大事

陝甘寧邊區自楊朝臣向勞動英雄吳滿有提出生產競賽的挑戰書後，吳滿有一方面接受了這一挑戰，同時另一方面還要求全邊區的軍民，也一塊來參加這一競賽。朱總司令等以揹槍上戰場荷鋤到田莊，正是八路軍的光榮傳統，所以特通令各部隊，熱烈響應。現在全邊區的生產競賽運動，正在蓬勃的開展着，這一運動，實在是值得我晉察冀邊區全體軍民學習的。

南太平洋方面，上週只有零星空戰。近來日軍想增援在新島戰敗的部隊，用了十二隻運輸艦載滿兵員和給養，在巡洋艦或驅逐艦和大批飛機保送下，向新島行駛，但在俾斯麥羣島海面上，卻給盟國空軍打得落花流水，二十二隻艦船不是沉了就是傷壞了，保送這批艦隻的敵機，給打落了五十五架，增援的一萬五千敵兵差不多都做了水鬼。盟軍這個勝仗，粉碎了敵軍對澳作戰的戰略計劃。

中路塞夫以西，紅軍繼續克復了奧勒尼諾等兩個重要的鐵路車站，從莫斯科到維里基洛基的鐵路幹綫上，所有的德軍，都被紅軍肅清了。奧勒爾、庫爾斯克各區的紅軍，也都得到勝利的進展。在南部紅軍並突破了塔根羅格的入口處。

巴爾幹的政治區劃

陝甘寧邊區 熱烈開展生產大競賽

勞動英雄楊朝臣吳滿有先後提出增加生產挑戰

新華社延安二日電：安塞縣勞動英雄與模範退伍軍人楊朝臣已向勞動英雄吳滿有下挑戰書，提出友誼的生產競賽，並邀請安塞一區區長、延安柳林區區長、安塞縣長、延安縣長作見証人，邊府建設廳高副廳長作評判員。據高副廳長語記者：「我們很高興作這兩位勞動英雄的評判人，這種競賽對開展春耕運動，是有很大意義的，希望全邊區農民，熱烈開展生產競賽，增加財富，改善生活，個個勞動熱忱，像楊朝臣那樣高，向吳滿有看齊。」

又電：吳滿有已接受楊朝臣競賽生產的挑戰，根據吳滿有給楊朝臣的覆信，吳、楊之生產競賽並將轉入羣衆性的生產競賽運動。吳滿有昨日語記者：「爲了使全邊區的老鄉都和我吳滿有一樣的豐衣足食，幫助抗戰，必須使勞動英雄的運動普遍的深入羣衆，廣泛展開生產競賽的熱潮，這樣才是真正擁護我們毛主席發展生產的號召」。因此，他特委託記者，轉告邊區所有之農民的軍隊的勞動英雄及各級生產單位：「我吳滿有歡迎大家來和我以及我們吳家棗園全村來比賽生產，看誰個打的糧食多。」除楊朝臣外，彼並已選定米脂英雄馬丕恩、關中英雄李學義、隴東英雄郝四及南泥灣一帶駐軍裏的勞動戰士爲競賽對象，歡迎上列各人或單位首先即行應戰。現吳滿有所居之吳家棗園已組成生產互助小組，並已選出吳滿有、郝國發兩人爲正副組長。按此爲邊區第一個生產互助的小組，實爲進行生產集體競賽的必要基礎。

朱總司令電邊區部隊 積極響應吳滿有號召

新華社延安二日電：十八集團軍朱總司令頃電令陝甘寧邊區所有部隊，積極響應吳滿有大生產大競賽的號召，電令中特別指出要認真發現部隊中的勞動英雄，以作競賽運動中的中心環節，並由此廣泛展開羣衆性的勞動競賽。朱總司令特指出此事的政治意義，他說：「這個道理很明顯，多產一顆糧食，就是多增加一份抗戰的力量。」軍隊中生產競賽的具體辦法，朱總司令已飭各部自行籌劃，但應廣泛的發動個人與個人以及單位與單位之間的互助競賽，其成績之核算方法，將以勞動力與生產糧食之多少爲評判標準。總司令指出背槍上戰場，荷鋤到田莊，這是八路軍光榮的傳統。他說：「八路健兒都是勞動人民的子弟，他們來自工廠、來自農村，對於生產和勞動都是最積極的。像吳滿有這樣的勞動英雄一定很多。」

新華社延安二日電：一二〇師賀龍師長，昨夜獲悉勞動英雄吳滿有向南泥灣一帶駐軍提議生產競賽後，立即以電話命令該部迅速接受吳滿有之友誼挑戰。此外並即電飭各部，均須立即展開各個生產單位中互相的勞動大競賽。現聞南泥灣駐軍已首先積極開始籌備。

延安縣定於「三八」節獎勵婦女勞動英雄

新華社延安二日電：大規模獎勵婦女勞動英雄，將於「三八」節日在延安縣各地舉行。縣委會已選定以紡織中心區的羅家崖、南莊河等地區中心，舉行紀念大會，廣泛宣傳婦女勞動英雄馬杏兒的事蹟，並獎勵該地區各模範勞動婦女。按自邊區獎勵馬杏兒和西北中央局號召婦女積極參加生產以來，延安縣婦女勞動英雄亦在各地陸續發現。據抗援婦女主任談：除柳林區李國泰妻女、抗屬二牛娘媽已被公認爲紡織模範外，近又在川口廟溝發現一位六十七歲的勞動英雄，羅家老婆。她前年開荒六畝，種地九畝，種蔬菜六畝。去年又開荒三畝，種地九畝，種蔬菜六畝，而且都鋤過兩遍、打糧三大石。羅家老婆在莊稼忙時，只吃兩頓飯，從早到晚，都在地裏勞動。今年她更計劃增開八九畝荒地，鼓舞了廟溝羣衆的生產熱忱。

新華社魯中二日電：濱海訊：連日本區東風送暖，大地回春，各地羣衆紛紛準備春耕。

在「清政」「清特」「肅軍」口號下 太行晉西北等地敵寇大批捕殺僞組織人員

新華社太行二日電：太行周圍敵據點中之僞軍僞組織人員，又遭敵寇新「清洗」。平定敵於一月下旬，突逮捕僞組織人員十餘人，僞公安局、僞縣公署、僞情報室、僞新民會人員，俱被逮捕。僞新民會科長一人、日本太谷洋行僞職員三人，已遭屠殺。僞情報室主任李忠恕、殺長張鶴年生死不明，僞縣公署總務科長張守業被扣押。僞特務隊長張仲秉、僞督東政治部主任毛善如，本爲敵忠實走狗，終亦被敵送太原處死。和順僞新民會副會長劉明德，已被迫自殺。長治僞縣署一科長及二科長均被敵活埋。敵憲兵隊經濟所二人及敵憲兵隊密探五人暨翻譯官等，爲敵扣押，迄未釋放。太谷僞警備大隊副李某、二中隊長姜廣林，憲兵隊長張貫一，俱被撤職。敵近出太原派來長治特務密探三百餘人，專負監視僞組織人員。城內僞軍每人身後有一特務暗隨。潞城敵最近亦施行所謂「防肅運動」，較老的漢奸多被「清洗」。

新華社晉西北二日電：八分區敵寇近藉「訓練」爲名，將各縣僞軍軍官，互相調動，「訓練」完畢後，便調往他縣任職，由汾陽僞軍中大隊長以上之人員，大部已被調換，但僞軍多藉故推託，拒不受調。興縣敵近又大肆逮捕僞組織人員，被扣者達三百餘人，其中有著名漢奸郝中羊、周憲成、郝世中等，又僞縣知事陳逆僞新亦被敵監禁，其他僞方人員，人人自危。

朝鮮「三一」革命廿四週年 各地紀念盛況續誌

延安

新華社延安二日電：在延朝鮮友人，昨日下午假朝鮮青年俱樂部，舉行朝鮮「三一」革命二十四週年紀念大會。會場佈置簡樸，一青年戰士手持朝鮮國旗，疾走於朝鮮版圖上之大幅圖畫，館給人以激動奮發之情緒。「紀念三一發揚朝鮮人民鬥爭精神，爭取祖國解放」、「中韓民族團結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之中文和朝鮮文的標語，張貼於會場四壁。十二時許，許多青年朝鮮同志，即陸續進入會場，來賓蕭三、阿里阿罕、森健、茂田江等亦接踵而至。下午一時開會，唱完朝鮮義勇軍前進曲，即爲朝鮮死難烈士靜默三分鐘致哀。主席王巍致開會詞後，由「三一」革命朝鮮革命運動前輩金白淵老先生講話，他首先說到今年紀念「三一」有它重大的意義，因爲世界法西斯已走到末路，反法西斯力量日益強大，特別是蘇聯紅軍的偉大勝利，給全世界被壓迫民族以巨大的鼓舞，朝鮮民族的解放，只是時間的問題；繼又述及「三一」革命的經過及其經驗教訓；最後金先生講：世界形勢對於我們是有利的，然而勝利的到來，還需要我們不懈的努力，需朝鮮人民自身的團結，建立朝鮮民族統一戰綫。鄧發同志、吳玉章同志，均以「朝鮮人民團結起來」爲他們講話的中心意思。鄧發同志並謂：要學習中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經驗，現準備力量，訓練幹部，瓦解敵軍，迎接更大的鬥爭。蕭三同志、尙印友人阿里阿罕，日本反戰友人茂田江講話中，亦都提到要加強朝鮮人民的內部團結。李延祿同志則敘述一九一九年朝鮮獨立軍起義情形，會議至下午四時始行結束。

重慶

新華社延安二日電：中央社重慶訊：旅渝韓僑三百餘人，於一日上午十時在新運服務所大禮堂，舉行「三一」節紀念大會，由臨時政府內務部趙部長，担任主席並致開會詞。予雲、金奎光等分別演說，再次由韓國青年會代表安原生、韓國愛國婦人會代表方顧熙等致詞，咸稱願在臨時政府領導之下，更加鞏固團結，積極展開工作，並相信與希望各民主友邦切實援助與澈底合作。

西安

中央社西安一日電：韓國「三一」革命二十四週年紀念，韓國在陝國民與西安各界及英美友邦人士千餘人，於一日上午十時，舉行隆重紀念儀式。

半月軍事動態

解放日報

（一）正面戰況

半月來，敵在華中華南均有蠢動。在鄂西方面：江口、董市（沙市以西）之敵，十四日渡江猛犯百里洲，一度攻佔劉家港、楊林口，在我積極反攻下，敵仍竄江北，現百里洲已無敵蹤。同日，白螺磯之敵沿江西犯，朱河、監利先後被佔，而沙市之敵亦沿江東犯，連陷資福寺、龍河口、郝穴、新廠。二十一日，敵以陸空軍配合，分由沙湖、潛江、監利、朱河向我猛攻，現該區戰事仍在繼續中。二十三日，沿江敵又在砲火掩護下，企圖由古長堤渡江犯石首，但在我軍迎擊下，尚未得逞。

在贛北方面：敵於十五日進佔山陶嶺、石頭崗、繼陷我村前街、爭禾嶺、丁家圩、龍潭村、楊公壋（均在高安附近）、棠浦等地，但在我軍反擊下，敵有後退模樣。現敵我仍在高安、奉新中間地區激戰中。（現贛北出犯之敵已被擊退——編者）

粵北及滇緬邊之敵，均有蠢動，但規模不大，亦無進展。在廣州灣方面：敵除陷我東海島外，並在通明港、雷州港登陸，連陷我海康、遂溪兩城，現仍繼續向化縣、吳川進犯中。

總觀半月來敵之行動，雖在華中華南多處蠢動，但規模均不大，敵在華中、華北控制之機動兵團尚未使用，我全國軍民對於敵寇大規模進犯我國的可能，仍應予以高度的注意與嚴密的警惕。

（二）敵後戰況

半月來，華北、華中敵後戰事稍緩、但在蘇北方面形勢仍極緊張，在華中敵於一月底糾集兵力，集結於蘇北地區，於上月十三日，即開始以陸空配合，向淮安、寶應地區友軍發動「掃蕩」，先後攻佔鳳谷、曹甸等地，繼向車橋（淮安以東）進攻。在敵「掃蕩」開始時，蘇北我新四軍即與友軍取得連絡，積極配合作戰，襲擊敵據點，破壞敵交通，予敵嚴重打擊，特別在張家集（阜寧西南）一役，戰果尤著，除殲僞軍百餘外，並俘敵十七師團五十一大隊長石林中佐以下十數人。此役大捷，使敵僞震動，銳氣大挫。現該區我軍仍在繼續進擊敵人，積極配合友軍作戰。

在華北方面：敵自向我清河區之博興、蒲台、利津等地「掃蕩」失敗後，復於本月二十日轉向魯中安邱地區，突然向該區友軍發動「掃蕩」，截至目前止，我該區軍民正在積極配合友軍進行反「掃蕩」戰鬥中。

其次，敵在津浦沿綫亦集結重兵，有向我冀魯邊「掃蕩」模樣。（新華社延安一日電）

在印任務完畢 何總長乘機返渝

中央社渝三日電：何總長二月初赴印，在印勾留十餘日，參觀英陸空部隊及各項軍事設施，並視察我駐印軍隊，事畢返國，復在滇視察各部隊及各軍事機關學校，三日正午偕同史迪威將軍乘機返抵渝。

戰況簡報

中央社上高三日電：贛北我軍向奉新西北牛逗嶺一帶出擊，與敵五百餘激戰一晝夜，敵不支向安義潰退。

中央社興集三日電：二月十八日絳縣之稷山、河津、聞喜、萬泉等縣聯合敵千人，向稷山西南地區進犯，竟日激戰。我王司令立業奮勇指揮官兵堅守陣地，不幸身中數彈殉國。

中央社榆林三日電：包頭方面敵，二月二十一日經由大會營向西南地區擾犯，經我軍堵擊，敵受創向三村方向逃去。

中央社長沙三日電：二日晨十一時，敵機一架窺察汨水下游。

希特勒的「自衛」

塔斯社評論

事實是很明顯和鐵一樣地，決不是可以朦混或者用巧辯可以遮蓋得過去的。

事實就是這樣的：

一九三八年的三月十一日，光天化日之下，德意志希特勒匪徒，封鎖了奧地利的邊界，槍殺了和禁閉了好多的奧地利的政治家，而已經有一個世紀以上的歷史的奧地利的自由與獨立，便在「日耳曼省」的口號下淪亡了。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四日，希特勒踏進了捷克的領土，經過一陣血腥的屠殺，希特勒在捷克建立起了他的統治權，宣佈了捷克的滅亡，「德意志」在捷克的「保護權」於確立。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希特勒軍隊闖入了波蘭，經過三個星期的血戰，波蘭被瓦解了；在德意志匪徒掌握之下，所謂的「軍事統領」的政治出現了。一九四○年四月九日，德意志侵略者闖入了和平的丹麥，同天，他的兇悍的[illegible]延到中立的挪威。一九四○年[illegible]，希特勒更侵佔了荷蘭和比利時和盧森堡。[illegible]年[illegible]，希特勒的軍隊突進了[illegible]。一九四一年[illegible]月，他們又進入了南斯拉夫和希臘。舉世都熟悉的一件事。

在這所有的被佔領了的國家裏，希特勒的血腥政權，都是很迅速地便樹立了起來的。這些[illegible]都是被殘酷地掠奪了，他們的公民所有的權利，這些都被劊子手們[illegible]，一切經濟被剝削，屠殺，所有的企業的「被亞里安化」，一切[illegible]日用品和糧食的強迫向德國輸出，大批的工人被劫到德國去，學校被封閉，博物館被洗劫，[illegible]都是希特勒在歐洲所[illegible]。[illegible]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匪徒所[illegible]的，[illegible]公告他們[illegible]和一切的暴行，是[illegible]「自衛」而任何方式的[illegible]。

這裏所不需要說明的，也沒有什麼詳細的[illegible]地，從蘇聯內部打擊了他們深切的憎恨[illegible]，和平的[illegible]希特勒匪徒們，所謂「保衛」[illegible]去[illegible]，蘇聯的紅軍就[illegible]，佔領[illegible]，也在[illegible]布拉格[illegible]安[illegible]，奧斯陸、巴黎、[illegible]都是在[illegible]侵略者的自衛，「[illegible]」一個[illegible]特別的[illegible]，徒們確是[illegible]的，希特勒匪徒們的威嚴，[illegible]伯爾格勒[illegible]很明，希特勒[illegible]。

現在蘇維埃紅軍，從淹滿了血的[illegible]和[illegible]被德國人踐踏的路上，成樣子的[illegible]斯科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被[illegible]克把我們[illegible]得不[illegible]；匪徒們了[illegible]出去，他們叫[illegible]「救救歐洲呀！」[illegible]疾呼說，[illegible]黑衫匪徒們[illegible]他們去吧；他是不可[illegible]被[illegible]的[illegible]侵略他們[illegible]吧！他叫，這就是事實，[illegible]是鐵一樣的！

（本報[illegible]特譯）

我們怎樣收復了塞外的鄉村

曹　學

黑河川的山崗，彷彿像這塞外的農民，在朝陽裏裸露着砂金色的胸膛。山上，繁茂的樺林裏，還有着火的烟霧，[illegible]散在山裏，[illegible]。我們的隊伍在林子裏，迎着新鮮的空氣，[illegible]我們的老鄉們，青年戰士們，因爲在新的環境中，愉快的身體，[illegible]着熱力，在[illegible]裏，[illegible]着口琴，伴奏着，[illegible]在張家口，歌唱起來了，聲音像浪濤，[illegible]化似的[illegible]地[illegible]歌聲。

他們[illegible]呼喚：「老鄉們，咱們是中國隊伍——[illegible]」從口裏[illegible]。大夥們[illegible]的化[illegible]，沒有聲音答應，[illegible]似的。

向村長[illegible]李[illegible]員，集合了十幾個[illegible]的林[illegible]來，[illegible]周營長[illegible]，[illegible]着，出來的[illegible]向村長[illegible]。

農民們，他們以[illegible]戰士們[illegible]，[illegible]。

從營長從中隊經過，[illegible]向他們[illegible]，[illegible]隊員張[illegible]：「你們還不認識八路軍[illegible]嗎？」[illegible]一些[illegible]：「我們是八路軍[illegible]——」，[illegible]隊伍出來了[illegible]，天明，大夥到村直[illegible]出來，[illegible]還[illegible]。

「出來吧！出來吧！」[illegible]呼喚的聲浪[illegible]，彷彿像[illegible]八路軍[illegible]！」

河裏，流[illegible]，[illegible]岩石間[illegible]，山[illegible]，[illegible]熟悉的呼喚，[illegible]了。

嚼着，一個人，[illegible]走出來了，是八路軍」，[illegible]張望[illegible]，[illegible]的太陽[illegible]女人[illegible]來的，[illegible]。

這裏的[illegible]青年[illegible]：「我們的隊伍[illegible]歌來，唱起歌來[illegible]，農民們[illegible]，[illegible]老人[illegible]，走[illegible]了[illegible]。

因爲[illegible]於新的生活，而明朗的[illegible]，[illegible]模糊的眼睛[illegible]注視這支走[illegible]，[illegible]隊伍。[illegible]面前的[illegible]，也有[illegible]。

「[illegible]他們[illegible]心[illegible]，[illegible]「老總」[illegible]刺[illegible]，[illegible]的眼睛看我們的男人[illegible]。

也看[illegible]女人和小孩，但是眼睛[illegible]完全[illegible]注視着[illegible]，[illegible]心裏[illegible]是一隊[illegible]八路軍[illegible]，被[illegible]就分裂，[illegible]昨夜[illegible]的信任[illegible]。

近[illegible]，這支[illegible]：「[illegible]來的隊伍是八[illegible]路軍[illegible]。」

的麥苗，一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我們[illegible]是從口裏開[illegible]的八路[illegible]第[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向[illegible]！[illegible]。合他[illegible]來周[illegible]，[illegible]農民[illegible]大[illegible]後[illegible]任[illegible]，[illegible]着的[illegible]頭[illegible]被[illegible]激起我。

動[illegible]長年的[illegible]，[illegible]用瘦[illegible]的[illegible]眼睛[illegible]着[illegible]低[illegible]伍了[illegible]說：「[illegible]指起我[illegible]」

有[illegible]都說這：一樣[illegible]「變了[illegible]」不[illegible]換[illegible]？過[illegible]是什[illegible]得[illegible]換，[illegible]時，[illegible]着我老百[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的一年紀，[illegible]我們[illegible]換[illegible]，不到老，骨頭[illegible]了，[illegible]「痛」[illegible]。

得不能做活，這[illegible]的老年紀不該換[illegible]，[illegible]餓[illegible]的年[illegible]而[illegible]還[illegible]得[illegible]：天明，[illegible]。

[illegible]地[illegible]注視了一夜，伍[illegible]，還[illegible]上山我大[illegible]接[illegible]到[illegible]說天明、[illegible]。

是口上「官家」[illegible]！現[illegible]，該哭，[illegible]沒有哭，[illegible]是無論大人小孩，你們[illegible]，老早就打槍[illegible]，[illegible]換[illegible]吉祥的[illegible]換[illegible]。

「[illegible]，你們，真是從口裏開來的八路軍，中國的弟兄——我們盼望你們的眼睛[illegible]有十一年了[illegible]，盼爛了」，……

[illegible]罪哭[illegible]泣[illegible]似[illegible]發出[illegible]聲，[illegible]中[illegible]音[illegible]低[illegible]長[illegible]的[illegible]嘆息，[illegible]的[illegible]弟兄……今夜，[illegible]和[illegible]死掉，也[illegible]着，[illegible]人[illegible]見了親[illegible]，

「是的，老大爺、嬸子、弟兄、姊妹們，[illegible]的[illegible]：……」十一年了，[illegible]上[illegible]光澤，[illegible]營長[illegible]地[illegible]招呼着。

[illegible]時候，[illegible]說：「中國的隊伍，[illegible]不[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過，[illegible]來，年[illegible]，農民這樣[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破了[illegible]就穿[illegible]中國[illegible]明年，[illegible]了[illegible]十一年，[illegible]一[illegible]的[illegible]罪[illegible]這[illegible]受子[illegible]都[illegible]上[illegible]捐[illegible]還[illegible]，把我們[illegible]，也[illegible]十[illegible]：我們[illegible]雞狗[illegible]都[illegible]一[illegible]牲口[illegible]洲[illegible]。

「是我們[illegible]：「我們[illegible]「國」[illegible]，[illegible]組[illegible]合」[illegible]、[illegible]當[illegible]過[illegible]配給[illegible]」，

樣，上了[illegible]家[illegible]捐[illegible]，村長的抽丁[illegible]——[illegible]紹[illegible]地[illegible]國[illegible]兵[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上「集了[illegible]」[illegible]年[illegible]壯丁[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眼淚[illegible]苦[illegible]用，[illegible]八路[illegible]的[illegible]不[illegible]拖眼[illegible]。

「[illegible]十一年」，[illegible]我們[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樣[illegible]過[illegible]去[illegible]，[illegible]起，[illegible]要[illegible]。

我們[illegible]嗎？[illegible]他[illegible]的苦[illegible]，[illegible]們[illegible]在我們身[illegible]你們的生[illegible]大死[illegible]人小孩[illegible]起[illegible]要。

他[illegible]訴，他[illegible]們[illegible]：[illegible]我們[illegible]跟[illegible]你們[illegible]的[illegible]生[illegible]死[illegible]，[illegible]要。

話同志是：「周營長是的，[illegible]注視着隊伍[illegible]弟兄[illegible]老百姓要生也[illegible]」

是[illegible]口外的子弟兵，我們[illegible]是和[illegible]老百姓[illegible]：

死在一起，[illegible]隊伍[illegible]一[illegible]我們高[illegible]高[illegible]在一[illegible]的起

呵！[illegible]李[illegible]教導員[illegible]像[illegible]標[illegible]正直的[illegible]長起[illegible]高伍[illegible]大的[illegible]

聲浪[illegible]，[illegible]他大注視着[illegible]農[illegible]子[illegible]，[illegible]兄[illegible]接續[illegible]，一[illegible]妹[illegible]肯定[illegible]起們[illegible]！

營長：「[illegible]八路軍[illegible]說[illegible]，[illegible]和[illegible]子[illegible]姊[illegible]受苦，在[illegible]一[illegible]起們，

我們[illegible]他[illegible]：[illegible]我們[illegible]一起，[illegible]結合」、說：「[illegible]打[illegible]就[illegible]配給」[illegible]，一定要[illegible]集打

就[illegible]受苦，你們在[illegible]一起[illegible]，我們[illegible]你們[illegible]起[illegible]。

掉[illegible]害[illegible]你[illegible]們[illegible]的[illegible]一[illegible]，

家，[illegible]人[illegible]口[illegible]村[illegible]捐」……讓他[illegible]不敢[illegible]直向你們[illegible]站着來的牧[illegible]高[illegible]牲大畜的捐[illegible]

周營長，人們用[illegible]親愛的信任的眼睛注視他。

大雄[illegible]人[illegible]頭[illegible]頂上[illegible]女孩子[illegible]蹤跡[illegible]，拖[illegible]着[illegible]，[illegible]女孩子[illegible]

孩子們也[illegible]看得[illegible]出神了，[illegible]拖[illegible]裏[illegible]，[illegible]掙脫了一隻雞[illegible]，[illegible]然地

哭[illegible]一個[illegible]揮[illegible]：[illegible]赤[illegible]張[illegible]開[illegible]手，[illegible]母親[illegible]壯年農民[illegible]爸爸[illegible]舞着手[illegible]

指揮[illegible]給[illegible]捉，[illegible]秩序[illegible]恢復，[illegible]捉回了的大雄

鷄[illegible]喧叫，在[illegible]來，所有[illegible]一[illegible]孩子[illegible]緊[illegible]地[illegible]懷[illegible]抱[illegible]裏[illegible]，[illegible]驚[illegible]恐[illegible]眼[illegible]着[illegible]仍然[illegible]

和[illegible]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嘿嘿！[illegible]們[illegible]！中[illegible]的你們[illegible]農民[illegible]心[illegible]舒服[illegible]

似的笑罵着：「要給[illegible]以後[illegible]，[illegible]隊伍[illegible]了，得[illegible]不住[illegible]一樣，

打人，[illegible]罵人，[illegible]自己的弟兄[illegible]來了，[illegible]周營長[illegible]還像春風一樣

說：「[illegible]吃[illegible]是用自己帶來的[illegible]糧食[illegible]，[illegible]」周營長[illegible]，烈的[illegible]在[illegible]地[illegible]接[illegible]口[illegible]

了，吃[illegible]的菜，[illegible]同[illegible]食似的[illegible]——他向大[illegible]的糧食[illegible]吃[illegible]你[illegible]

行們不一斤小米[illegible]？[illegible]，按市價給你們錢，大夥[illegible]着。

農民[illegible]頓時活躍起來，大夥的

[illegible]聲音[illegible]咱[illegible]然[illegible]口外[illegible]答應着[illegible]：「弟兄們在[illegible]！[illegible]東[illegible]還沒[illegible]餓[illegible]回答着

約[illegible]聲音[illegible]，李[illegible]教導員[illegible]向[illegible]打[illegible]：「[illegible]隊伍[illegible]像雨[illegible]裏的麥苗[illegible]一樣[illegible]的高[illegible]聲[illegible]鼓動[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喜[illegible]

悅[illegible]，我們[illegible]自己[illegible]打柴呵……」但馬上[illegible]他[illegible]同

志們[illegible]：「[illegible]弟兄[illegible]們[illegible]辛苦，臉黃的[illegible]不[illegible]的農民[illegible]山的大[illegible]柴，所

淹[illegible]沒[illegible]，[illegible]一個[illegible]李[illegible]教導員[illegible]不[illegible]說[illegible]……」

我們[illegible]家裏[illegible]謝[illegible]隊伍[illegible]的鄉[illegible]呼！「[illegible]木柴[illegible]是[illegible]李[illegible]教導員[illegible]重新領導！

着[illegible]擔起[illegible]隊伍[illegible]的[illegible]呼[illegible]。

「[illegible]！還有點事」，周營長[illegible]向大夥提[illegible]：[illegible]隊伍[illegible]到山[illegible]是新頭[illegible]

出去：「[illegible]得[illegible]去[illegible]兩個[illegible]精[illegible]的[illegible]小[illegible]子[illegible]隊[illegible]伍到[illegible]是山[illegible]新頭

上[illegible]：「[illegible]助[illegible]路[illegible]兵[illegible]瞭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來[illegible]的[illegible]青[illegible]叫誰去呢？走出來[illegible]答應[illegible]個道路[illegible]一粗[illegible]壯[illegible]的

樸[illegible]農[illegible]青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就是

我[illegible]國！」周營長注視着他[illegible]，[illegible]他[illegible]原來是一個

滿洲[illegible]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承[illegible]久[illegible]的媳婦[illegible]兒從[illegible]他[illegible]在手上[illegible]接。[illegible]一[illegible]了個

他們[illegible]來年才[illegible]剛[illegible]滿[illegible]月[illegible]的[illegible]嬰[illegible]、[illegible]在大[illegible]親[illegible]

量的注視裏、她[illegible]着自[illegible]的[illegible]顏[illegible]開[illegible]起紅

紛紛的[illegible]頭[illegible]髮站[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紅了[illegible]色的[illegible]小[illegible]中[illegible]虫的[illegible]時[illegible]孩[illegible]張[illegible]開[illegible]小[illegible]

口琴又奏起愉快的調子，女孩子，大人孩子們[illegible]

翅子[illegible]想[illegible]小[illegible]手[illegible]哥[illegible]！「[illegible]向[illegible]背[illegible]我們[illegible]隊伍[illegible]：「正[illegible]大[illegible]上泥

山[illegible]頭[illegible]的[illegible]兩個[illegible]哥[illegible]人「[illegible]從地[illegible]陰[illegible]裏跑出們[illegible]着[illegible]

叔叔[illegible]們[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從[illegible]陽[illegible]光裏[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和大[illegible]

人[illegible]山[illegible]們[illegible]一[illegible]齊[illegible]從[illegible]陽[illegible]光[illegible]閃[illegible]着[illegible]向那[illegible]凝

望[illegible]脈[illegible]底[illegible]的[illegible]在[illegible]光[illegible]海[illegible]裏[illegible]明[illegible]裏[illegible]

朵朵[illegible]着蔚藍色的[illegible]，[illegible]彷彿[illegible]是[illegible]漂浮[illegible]們[illegible]底

奇怪的頭[illegible]，[illegible]大的背[illegible]光[illegible]裏[illegible]

着，在這熱山山脈底光禿禿的：隊伍的嘹亮的兵和長城兩個青年農民，那屹立在山頭上的人像[illegible]去，仿彿是巨匠[illegible]雕塑成的、[illegible]勇敢、壯美底銅像呵！

「大[illegible]回村裏去呵！」[illegible]紅色的[illegible]

小[illegible]孩子們[illegible]在女[illegible]懷裏[illegible]，[illegible]頭上[illegible]紛亂[illegible]叫起來了[illegible]舞的

起來，[illegible]琴伴奏着八路軍進行曲，女人[illegible]穿着

用口[illegible]、[illegible]藍色[illegible]還有紅色的舊碎布綴連着

的衣服[illegible]沾着白的[illegible]光[illegible]脫了線的布片上的蛛絲，在

陽光裏閃[illegible]的[illegible]……。

和暖的[illegible]村[illegible]裏[illegible]去[illegible]、小孩的[illegible]天氣，[illegible]我們[illegible]新收復[illegible]

喧[illegible]的大人[illegible]光[illegible]的行列[illegible]，[illegible]的隊伍

鄉村[illegible]。

們已經是[illegible]外的[illegible]十月了。夜[illegible]農

在泥[illegible]裏[illegible]標[illegible]枝了、還有人沒有民

人：下村長，那[illegible]要求是營長、教導員，打村長三個

睡[illegible]村裏[illegible]酷[illegible]復、營長，打了仗，個

他[illegible]怕敵人[illegible]他們早[illegible]顧[illegible]慮[illegible]到：在新[illegible]復[illegible]，[illegible]

教[illegible]員[illegible]們[illegible]。

村[illegible]長[illegible]年[illegible]憂慮[illegible]的人民是再經受不了敵人

殘酷，[illegible]復[illegible]的，[illegible]「好吧！」村長，可以

答[illegible]你明天打仗，隊伍進山溝裏去[illegible]，不[illegible]敵情嗎？

可是[illegible]，你不打仗？天天光[illegible]，不會[illegible]，[illegible]

狐疑地[illegible]說。：剛[illegible]「抽[illegible]電話機[illegible]我[illegible]村長[illegible]，沒有一[illegible]

……」[illegible]

人[illegible]去[illegible]告，[illegible]人、[illegible]討伐隊就不[illegible]出發，[illegible]說：敢[illegible]一担

保沒有壞人」，他[illegible]輕[illegible]地諷[illegible]着，

電話機[illegible]絕[illegible]對[illegible]不會[illegible]自己[illegible]吧？營長、[illegible]」「

不會的[illegible]的，哈哈……」[illegible]

村長從山脈的稜線上已出現了下弦月，那溫暖

的泥坑上[illegible]窗前[illegible]走過，窗裡、[illegible]，

——他[illegible]記着[illegible]隊伍是八路軍。

塞外的十月，[illegible]，[illegible]我們的隊伍，[illegible]眼

[illegible]地吃[illegible]小米[illegible]，和[illegible]勞的[illegible]、疲勞的[illegible]音

也[illegible]喝足了[illegible]瓜湯，[illegible]還有人打[illegible]欠，

但[illegible]個[illegible]人[illegible]肩起[illegible]，走出新收復的鄉村

「……」[illegible]

沉靜的隊列，進入山溝裏[illegible]目標。

一班[illegible]的戰士[illegible]沐浴着光[illegible]，[illegible]着[illegible]火，[illegible]吸着

老[illegible]送[illegible]新[illegible]採[illegible]的烟葉……[illegible]朝陽着。

從樺樹上流過來的時候，周營長和李教

導員上山去觀察地形了，青年的[illegible]士們

仿彿[illegible]身[illegible]都在向外[illegible]發着青春的[illegible]蓬

[illegible]命的力[illegible]，他們一班[illegible]地在[illegible]討[illegible]收

導[illegible]傳達[illegible]李司令員的[illegible]告[illegible]在[illegible]

外[illegible]的[illegible]深[illegible]鄉村、堅持地區，鞏固、壯大部隊

，[illegible]要[illegible]證[illegible]勝利[illegible]完成三大任務！

「我們塞外的隊伍，開始分散去收復和組

[illegible]土了[illegible]十月[illegible]，一個[illegible]的突擊組的

像[illegible]國騎[illegible]小[illegible]隊[illegible]似[illegible]在[illegible]闊[illegible]為[illegible]陷十一年了

的[illegible]的隊伍[illegible]上[illegible]，在十[illegible]月[illegible]的塞[illegible]，年我

們[illegible]紛紛[illegible]地燃起抗戰的烽火，舉起

[illegible]十[illegible]個[illegible]來的旗[illegible]一[illegible]個，[illegible]去呼喚[illegible]在[illegible]山林裏的[illegible]

民[illegible]十家[illegible]裏[illegible]來的[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跳向一個[illegible]收

復了四百里[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從[illegible]承[illegible]城到[illegible]

山溝、捲起了紛紛的議論；一[illegible]開來的隊伍的

伍[illegible]八路軍」。樺林裏牧牛的少年也[illegible]山

唱起八路軍歌子了。太陽下，的[illegible]崗上，歌

紛紛地站立着新生的彷彿鋼像似的嘹亮的歌唱。

我們的隊伍從那時候起就[illegible]計[illegible]地收復起那些被日本法西斯奴役了[illegible]年的土地，有什麼力量可以強制[illegible]止這蓬勃的進動呢？——長城[illegible]上的要塞上的關東軍和關東軍司令部[illegible]的「滿洲國」兵的「滿洲帝國政府」的龐大的統治機構麼？

雖然，我們的隊伍被關東軍和[illegible]爪牙所[illegible]夜[illegible]追逐，[illegible]阻止[illegible]但[illegible]止不住「開來的隊伍是八路軍」！

我們的隊伍，[illegible]克服着被追逐的艱難，機巧的隊伍，[illegible]擁抱着人民，迴旋

在廣大的新收復的鄉村裏，呼喚人民和日本法西斯無情的分裂。

我們的隊伍，是和猛獸似的關東軍進行着[illegible]的白刃[illegible]，[illegible]也似他的銳爪[illegible]

又突然地去[illegible]擊，[illegible]在[illegible]的[illegible]時候，我們的隊伍

年輕的戰友，[illegible]山道上行軍的[illegible]，[illegible]然遭[illegible]

，[illegible]險峻的[illegible]受敵人的伏擊，兩個負傷的青年戰士，共產黨員李[illegible]，張[illegible]民就在突中[illegible]，落在山下黑幽幽的深澤裏淹死了。

但[illegible]他們新[illegible]的鄉村，相信八路軍不會

離開他們了！

捲旋着大雪花捲了。塞外新收復的鄉村[illegible]

[illegible]，我們的隊伍還捲旋的黃昏，雪花

向，還有[illegible]士赤腳拖着破爛[illegible]布[illegible]頭、脈[illegible]走

新收復的鄉村裏法[illegible]。

[illegible]塞外的隊伍，[illegible]新[illegible]凝視着[illegible]大[illegible]的[illegible]眼

睛，[illegible]視着[illegible]花，母親[illegible]告訴[illegible]的

已的兒女：——孩子！那開來的隊伍是

八路軍！

裏：大雪花捲了。塞外新收復的鄉

着火、[illegible]家燃燒樺樹[illegible]秋，升起閃閃的火、[illegible]

報告[illegible]的，我們[illegible]隊伍還是討論着李司令員

一[illegible]絲[illegible]一毫[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收復了的鄉村增加

自己[illegible]負[illegible]担[illegible]：十吃的、用的、穿的都不要

，把[illegible]到[illegible]去[illegible]加「協和會」……的人看成是漢奸

更[illegible]勸告[illegible]和[illegible]寬大……[illegible]，對吸大烟的人

[illegible]新收復的鄉村相信八路軍不會離開

他們了。[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樣[illegible]藍、白、金[illegible]似的太陽是那樣明淨，是那

鄉[illegible]，山脈。孩子們穿着戰士們在收復的

[illegible]火[illegible]和[illegible]綠色的襯衫，白的、綠的褲子，秋天

戰士[illegible]隊[illegible]叔叔[illegible]們[illegible]笑[illegible]，孩子們竟答應向

文[illegible]琴[illegible]。[illegible]叔叔以爭取他唱一支歌或奏一

上：[illegible]村外，[illegible]着[illegible]彷彿是用大理石雕塑的山頭

[illegible]：[illegible]叔叔着[illegible]色的外套的[illegible]兵，[illegible]和[illegible]

伐木的[illegible]斧[illegible]的農民一起屹立着，彷彿是

用大[illegible]的石[illegible]雕塑的巨像。

斧，[illegible]那[illegible]外山頭的巨像，他們手裏的槍

，[illegible]保衛着外新收復的鄉村。

東北[illegible]米：「官家」是塞外人民稱指奴